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三五九

松溪文集一卷 汪梧鳳撰

一

思純堂集十四卷 程名世撰

三七

師華山房文集五卷末一卷 戴祖啓撰

一二五

綠溪全集九卷（綠溪初稿一卷綠溪詩四卷綠溪語二卷

詠史偶稿一卷綠溪詞一卷） 靳榮藩撰

二〇五

穆亭集十卷 施際清撰

三七九

敦拙堂詩集十三卷附九十九峰草堂詩鈔二卷養花軒詩鈔一卷 陳奉茲撰

四八九

秀水鄭誠齋
桐城劉海峯
兩先生鑒定

松溪文集

不疎園藏板

松溪文集

目錄

鼂錯論

上鄭宮贊書

送劉海峰先生歸桐城序

崇賢祠記

西湖紀游

勤思樓記

松溪文集

鄉飲介賓爾全汪公墓誌銘

候補吏目喻君殯表

檢校鎮江府同知汪公賓堯叙傳

金華杜鼂叙傳

杜海山事畧

附

曠然汪公家傳

林大光傳

喻書其傳

形家列傳

家父六十事畧

亡妻余氏事畧

代喻集美作先人行畧

書蘭亭開皇本後

書薛道祖蘭亭本後

先考磐石府君七十陰壽祭文

告府君引輜車文

松溪文集

二

祭亡妻余氏文

松溪文集

男 灼編

新安汪梧鳳在湘氏著

鼂錯論

鼂錯發七國之難卒以殺其身蘓子瞻曰錯不能當天下之衝使天子恃以無恐乃欲天子將而已居守以故不免誠哉蘓子之言然余讀鼂錯傳竊謂錯之受禍猶不止於此也夫天下之禍必有植其根豐其末然後敢於

松溪文集

一

一發而不疑漢高封諸侯王既非古制而文帝又不聽賈生言早爲之所至景帝立而七國之禍成矣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則反速而禍小錯已明知之處錯之時迫乎不得不削之勢則當思所以處之之宜夫齊威王有檀子則楚不敢爲寇有盼子則趙不敢漁於河有黔夫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宋太祖承唐末五代方鎮之亂以杯酒釋之如行

四層抵後
一層實寫
前三層俱
情事親出

此文章點
綴之妙

無事錯號智囊而胡昧昧於此且將發天下

之難必預思所以制天下之命內和然後蘭相如之避

廉頗思敵秦也陸生之和將相欲誅諸呂也

錯既與盎有隙而諸大功臣皆不好錯又以

議削侯王故開釁寶嬰是錯欲以一身制王

侯之命即使自將以當天下之衝吾知其力

必不能支且擠於衆而死也况吳楚兵起錯

方謀戰守之不暇乃欲中禍於盎以快其私

松溪文集

二

而不知盎之反中乎已也然則錯之殺身固

其自取復誰咎哉雖然錯心乎漢者也方計

畫將行諸王喧咷錯父曰劉氏安龍氏危吾

不忍逮禍遂飲藥死錯不聽父言竟及於難

嗚呼國爾忘私公爾忘家如錯者庶幾迨是

乎不幸遭怯懦之主受奸臣之謗以殲其身

以滅其家亦可哀也已

吳蕙川曰持論醇確詞氣亦浩瀚淋漓

松溪文集

上鄭宮贊書

梧鳳頓首上書誠齋先生閣下孟冬拜送不

意閣下遭兄經畬先生之喪每欲郵寄一言

以問左右恐閣下撓目刺心以是遂止伏念

閣下來主紫陽成造固有其人然精言妙旨

惟鳳友朋或能領之年邁事牽不克時親左

右輒用自愧私欲求有志後生一二人進之

閣下而士習卑靡千百中不能得一英才之

松溪文集

三

難蓋如是也今有程生伊在者本歙人僑居

浙之蘭溪年十七八時有志於學而不喜爲

帖括之文小蘭邑之士於是奔走四方與有

學君子遊處今來從梧鳳遊四月餘矣生溫

潤誠篤言行具有本根尤長於詩自古以詩

名家者生罔不誦習焉鳳甚愛惜之因謂之

曰國家以經藝取士子年富可以有爲豈能

決其必不遇而舍經藝以業於詩古文辭哉

三

余不足爲子之師子之師誠齋先生其人也然生家貧無以供其費鳳又曉之曰先生愛才絕不言利子不足則姑取資於我子何疑乎於是生樂甚願趨謁先生之門列爲弟子而屬鳳以爲之介閣下試與之處熟觀其人必將樂而教育之也今夫經藝者摹繪聖賢之語言可以觀其人之學識可以程其文之矩度而非可以高下任心也今世猥鄙之徒

松溪文集

四

棄經束史茫乎諸子百氏之書惟取一日倖獲之文人手一編口摹形肖否則索之杳渺極之寂寥人不我知則怨尤生焉是二者所趨雖異所失則同也閣下獨不然本程朱之指運以韓歐八家之詞其精警其光熒熒可以諸古可以宜今然則程生之樂出於其門而鳳敢爲之介者固其宜也且程生之志又有可悲者生乎今之世處乎境之窮而不

逐利不馳名力行好學思以古聖賢爲法世之人見生貌莊言異則族指羣非及與鳳遊而多口益甚蓋鳳之迂濶於時俗也久矣閣下行古人之行言古人之言自主紫陽以來齷齪者且以爲高遠不諧於世今鳳又進生於閣下則生之得罪愈益甚雖然使生蒙教益學幾於成雖遇不遇猶非其志況於區區之謗刺乎昌黎云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

松溪文集

五

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然則閣下亦將樂程生而悲之矣鳳再拜

劉海峯先生曰中矩中規後半尤淋漓出色

送劉海峯先生歸桐城序

吾友志相合業相同擇師而事無不相同者
休邑鄭用牧戴東原吾歛汪稚川程易田方
晞原金蕊中吳蕙川數人而已而東原蕊中
自鄉舉射藝京師於今未歸者七年夫人生
不過歷數十寒暑吾數人少者年近四十老
者逾艾以上余亦髮種齒脫銀髯垂垂每念
良朋睽隔或獨處傷懷或羣居相與感慨泣

松溪文集

六

下以爲出處之途異故聚散不常如是也乾
隆癸未秋桐城劉海峯先生官博士於黟先
生抱聖賢之道精經史百家之言作爲文章
崛奇幻渺與唐退之宋歐陽氏相上下黟地
近吾歛吾數人乃得師事先生數聞論議歲
丁亥先生去官居歛於是吾徒與先生共晨
夕樂杯酒雄論古今得失是非悲歌歡笑輒
時時異益念東原蕊中遠隔數千里不能與

先生肆志於山巔水涯之間爲可惜耳今年
辛卯易田又以鄉舉走都門獻賦

天子而先生亦以年髦思返桐城然後知聚
散不常又不僅以出處之途異也憶余生二
十五年從遊淳安方朴山先生後三年從遊
星源江慎齋先生二先生者皆以老捨吾徒
而去今侍先生幾何時而又如是雖人生聚
散不可常而執觴言別無聲涕出有不自知

松溪文集

七

其滂沛而沾襟也先生行矣復何言哉雖然
先生康強善飯昂山立如壯時他日倘念
黃山練水之奇秀戒裝夙駕而來則吾徒擁
慧除館以延先生先生拂塵言別情狀刺刺
不休而吾徒歡呼鼓舞酌酒上飲先生祝先
生永福永年且邁期願而未有涯涘也先生
其亦樂於此乎敢以爲請

方晞原曰以淋漓反復之筆寫纏綿篤至

之情而忽起忽滅如雲霞變幻不可測識

松溪文集

八

崇賢祠記 代邑侯張蔭圃先生作

嘗考周禮有縣正之官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然縣有大小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及戰國時則郡大而縣小故甘茂謂宜陽雖名爲縣其實郡也自秦廢封建而郡守縣令之名以起漢則更郡守爲太守而宣帝尤重其任常曰太守吏民之本興我其治班固謂王成黃霸諸人所居民富所去

松溪文集

九

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漢桓帝毀諸旁祠以奉黃老惟詔洛陽與密縣畱卓茂王渙二令祠由是觀之守令之祠於民蓋已久矣余來令歛於今六年每春秋釋奠思與人士講學於其間於是崇新孔廟已又於路南東數十步爲講堂之院曰問政工久訖功矣而先賢守令廟祀之在邑中者或頽圯黜黯或並失其地不可循求使不爲萃聚以廢祀典非

所以示民而成政也國語曰祀國之大節節政之所成又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又曰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然則茲祀其焉能已耶今年春余欲相土以祀前守令之賢者而太守陳公彥回祠余旣復新之遂於其前隙地構樓三楹門如之東西各爲一廊樓祀前明太守高公推官魯公凡九人

明太守高公時郭公

元會周公士昌陸公錫明唐公良懿唐司馬呂公渭明同知李公茂榮推官虞公廷陞魯

松溪文集

十

公元縣令張齊輩十有一人

明縣令張公齊史公桂芳鄭公

舜臣姚公學閔彭公好古張公濤劉公仲皆戴公東旻倪公元珙葉公高標傅公巖

舊有廟祠而今廢毀者旣定祀因彷彿賢祠

意而顏之曰崇賢蓋郡東門外故有十太守

祠晉太守程公元譚梁任公昉明陳公彥回

孫公遇張公禎彭公澤何公歆張公芹畱

公志淑王明歆令張濤增入梁太守一人各

曰尙賢徐公後又入明太守三人爲十四人陶公承學陳公所學洪公有助茲祠春秋俎豆不廢故今列

祀亦不復及十四賢焉余嘗讀明史及郡邑誌旣壯太守陳公以身殉國甘死如節又念唐太守集儒講學二張令建立非常救荒有策史桂芳則能以儒生而禦倭寇倪元珙斬然不建逆璫祠彼其樹立皆賢乎有不可及者豈必以祀爲輕重亦豈冀後人之祀之而乃爲之乎然賢而不祀則何以則傲於民且何以爲後之人勸興也故本崇祀之意而誌

松溪文集

十一

之是役也作於夏四月不數旬而工成嗚呼可以觀士民趨嚮之志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日歙縣令張佩芳記

張蓀圃先生曰議論證據具有根抵筆力亦雄勁淋漓

西湖紀遊

乾隆己丑正月十七夜小雨自浙之蘭谿偕
喻集美張秋光登舟十八日放舟春水初漲
乘浪行一百二十里至乳香巖十九日舟行
柴埠見堤梅縱橫數十里維舟登岸芳香布
濩方欲命童携酌而風雨迫至不能久立乃
歸舟是夜宿勾刀嘴已離梅花二十里矣明
日病秋光亦病舟爲風阻行不數十里遂止
松溪文集 十二

明日過桐江遠見六和塔有頃至塔下遂舍
舟登焉時烟雨橫江波聲如雷吼遠望海門
水天渺然無際次日丙午舍舟上萬松嶺左
江右湖數文書院在焉迺入湖舟過斷橋寓
居德生庵僧樓樓面白公堤堤旁夾桃柳嫩
綠初生晴明遠望與湖光激灑交映於是步
堤渡斷橋復渡西泠橋由後湖山麓歸下浣
三日大雨不克遊四日亦雨午餘舟往孤山

上放鶴亭弔林處士遂至金沙港復至曲院
而歸五日舟遊三潭其四隅皆水匯而形狹
脩脩可半里三疊石爲橋曲通幽邃前有三
石墩立院外湖中中空而圓竅月從竅出與
湖印其影若無數月者然南往白雲庵又南
爲淨慈寺面雷峯塔甚雨不克登寺西爲小
有天園前曠而後與石隙中布梅數十株凭
高下視冰雪相屬轉棹上湖心亭風雨益甚
松溪文集 十三

六日晨起雨雪成珠着屐登蝦蟆山將至巔
有浮圖不可入遂陟山頂石森森立如累碁
攢星如雲髻壺觴禽獸甚衆有二石無根而
相倚拍或題曰合璧一石傾欹口如甌曰欹
壺其他題字磨滅不可揣擬山麓石佛寺因
石鑿佛甫及肩領而高已三尋矣佛旁石壁
滴水成池曰沁香泉七日卧聞雨聲甚急及
晨雨小止命舟謁陸宣公祠祠宇塵暗庭桂

咸寧情深

四株一已萎絕上堂拜像像儼然端立如生
西爲聖因寺有僧明水刻石佛像工細絕倫
寺右六一泉泉澄清幽洌秀石周布泉中上
大開令人神往
覆脩竹楓楠梅桂而迴廊曲閣錯雜於其間
西過蘓堤跨虹橋至竹素園園水由山麓滾
滾入不數十武從高下望如琉璃屏其下一
石承之石激水逆若瓶口之瀉而上出焉者
其水曲裹園林來去幾不可辨後爲岳武穆
松溪文集

十四

王廟右爲岳王墳古木五株盤拏屈曲前鑄
四奸人跪像遊者撲擊屢易屢壞遂步上蘓
堤渡跨虹東坡二橋至壓隄橋日暮度不能
竟因棹舟柳浪閒欲謁錢王祠一摩挲表忠
觀碑文會緝治祠宇吏禁不得入殊悵悵也
又斷
次日舟往壓隄橋上可笱山方數十級見怪
山聲狀之東河重新奇
石卷然若阿而一石挺傑方正如屏坐其中
湖光不可面覲緣曲徑上上復有石石似攢

欄根連而上岐內空蓄水縱三丈橫可五尺
餘其山左右環湖山右皆古松松風激嘯如
萬馬空騰下山步隄渡橋由鎖蘭至映波橋
盡而止其隄直如弦長五六里旁樹柳桃梅
桂桑榆而桃柳尤繁植春時花發陰濃霞紅
掩映其暄妍殆非人世所有鎖蘭橋右爲花
港其地近雷峯塔登山望之塔勢若將摧奔
覆壓然不敢久畱而返下浣九日欲遊龍井

松溪文集

十五

余宗人謹度適至遂共登舟而岳王墓右側
意又續前奇
有張烈文侯憲墓侯爲岳王愛將與王子雲
同奏膚功卒死秦檜之手可哀也右入一里
入玉泉
餘至玉泉泉深五尺許池方而長石底清澈
無塵魚可數百頭大者二尺小不盈寸投以
塊俱妙
食羣爭簇擁魚已逝而遊者擊楫則往往去
而復畱其戀食之情蓋有與人同者右行可
上遊龍井有等力益
十里至龍井兩水潺潺左右夾入池池中架

石爲橋由橋梯石級上級數百有亭焉亭左爲園徑僧引以入其園因山爲高下環周百二十三畝東面湖其中有亭登之湖光如帶而城中烟火萬家羅列湖外雖是日烟迷猶隱隱可指數下亭右行反宇飛簷與怪石參差倚負忽一石高不過常秀聳卓立盤踞甚堅過石則龍井在焉井之園中規徑可盈丈因規石爲欄四周爲雕龍之形而空其隙其

松溪文集

十六

水澄靜不見來源而周山流沫皆於是出其源深故不易見也泉上石皆凸凹靈巧雖畧加人事而天工爲多去井上曲廊石磊磊使遊者目不暇接忽一石長數十丈如層波叠湧坐亭上顧望如涉瀟湘風濤驟起使人惴惴恐慄下山入亭蹊徑若絕乃登亭樓樓忽與山接曲檻盤紆或上或下及履平地迴視而人在園之左矣又由曲檻環繞忽在園右

此段錄意
精深措詞
瀟灑至叙
次古雅筆
寫精工又
不待言

此段備細
摹寫卻極
繁鍊與龍
井段對峙
爲偶前皆
散行非此
二偶則換
散束不住
後段再反

龍井前前視臺榭重重竹林陰翳遂由仄徑下聞水聲淙淙過橋坐石上始知水懸石壁下如珠之跳如絲之垂其聲幽峭如鼓琴宮商皆備然水縈石竇激而成聲周圍之左右上下皆然不獨此也復前行脩竹森森夾道綠陰晴蔭日光篩落又前過雕牆從隙窺竹竿萬叠鬱塞蒼菱杳然無際竹旁有徑意其或通山居園盡是矣及下竹與徑猶在園中

松溪文集

十七

遠望焚燎半現未有止境而日色晚晚向暮遂歸二月二日謁于忠肅公墓因上陶庄庄之大十分龍井之一而山石連綿橫亘居其大半其石陂陁秀削皆鬼工不事人力石右掛泉高數丈因莓苔垂落若大雨傾注而聲淅瀝曲折從石罅流噴薄有聲中石若帷而幅開下疊小橋可渡過帷仰視左右嵯峨怪險爲峯笋爲裳轍風翻踟躕不定石上曲閣

覆咏嘆湖
光如急流
舉端恣瀟
洞爽蕩文
成格立乃
化工肖物
非徒慘淡
經營而已

面湖湖迤倚廣狹不均焉他小亭數處種竹
樹梅柳皆與石遙映成趣自庄而右下爲法
相寺寺外古木櫟慘清陰垂蔭亦湖中佳勝
也三日戒童僕治歸裝迴憶宿僧樓風晴陰
雨轉變恒無定象每薄暮舟歸殘霞照水視
舟左金光睒然而微風動盪若細鱗紛錯舟
右則寒潭一碧迴與左殊至風激水飛波聲
四起又如江海可怖畏若夫細雨淫濛烟籠

松溪文集

十八

柳岸人荷笠持蓋而過隄以去風景蕭然恐
善圖畫者亦不能摹肖也以是不能去諸懷
姑誌所歷如是云

劉海峰先生曰隨地成遊隨遊成趣有澹
粧亦有濃抹而一片滾滾直下之勢如決
江流而注之海則又從史遷門徑中來也
○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

汪稚川曰叙致零星星星都成一片不可

斷絕是何神力中間摹繪處復兼上林子
虛水經注柳州諸記之長

松溪文集

十九

勤思樓記

先君子治田爲園園北有堂顏之曰不疎蓋取陶詩誓與田園疎意而反之亦欲使後之讀書其中者常守厥志不致苟於利祿而饗養於寵榮也嗚呼至矣園西有樓樓高二常長十尋廣十分其長而有二焉然塵垢未治歲辛卯程生敦吾兒灼相與滌汙除垢環書架十餘於樓西而錯列之於是樓分四室皆松溪文集 二十

燦然陳經史諸子百家之書二子讀書其上吟咏吟咏余時高歌慷慨與相酬答不自知老之將至也樓面東田塍平布數千畝室廬遠近樹木參差人跡馬牛往來如錯繡一望中咸可指數焉其外天馬諸山葱翠縈繚每積雨初晴和風飄拂其嵐光明滅靄如也若靜夜月明烟凝漠漠則又如平湖動盪人在樓中如乘艇而泛於其上樓北開小窻飛布

靈金與黃山天都蓮華諸峯皆爭奇獻笑而風雨晦明境變幻生莫可名狀余與二子顧而樂之又不自知老之將至也自先君子下世鳳居園獨守一編將終一星矣今程生與吾兒治樓讀書其志固未可量也雖然猶有懼焉聖聖相承遺經未泯所謂危微精一允執厥中者無他焉求言之盡乎其道而已矣故業必期於精行必期於成子曰德之不松溪文集 二十一

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倘稍分心於利祿寵榮則爲人之心勝於爲己不惟糟粕聖賢之言亦非先君子勗勉後人之至意矣故於樓成而取韓子業精於勤行成於思以名之所以警二子亦因以自警云

門人程敦日識踞題巔神游題外

鄉飲介賓爾全汪公墓誌銘

鄉飲介賓爾全公與鳳同姓鳳不逮見公而與公之仲子錫珽荆石遊荆石多技能尤喜形家術每酒酣輒論黃山秀異分爲靈金瑞金大金皆魁雄卓傑故所產每多殊尤余雖不解其術而樂道黃山思益究聞其異荆石曰吾父七遊黃山一見青猿猿長如丈夫拱而立須臾率羣小猿徐徐去僧謂公猿或數

松溪文集

二十一

年見或數十年見蓋不數數矣余因思不逮與公遊得觀其異愈益念公托跡市塵而能勤於山水無倦其胸中蓋大異於尋常也公諱尙斌號純白家於徽郡中斗山之麓而塵於吳市之南濠南濠爲南北都會市塵皆比櫛次鱗左右無隙地每火作則汲道不通炎炎莫可救公請於大吏閭廛居左右各一丈所費數千緡功旣成太守覺羅某以好義旌

之及今商民尙賴其利焉歲壬戌徽地山水陡漲懷襄民居濱河者咸謹譁震哭與浩浩之聲相聞公惶急命駕數筏渡人且朝夕飲食之及水殺乃治葺其頽垣俾得復業公每見里黨中有格鬪訟爭者則解橐以平之不少吝惜然公非素豐於財卒以入寡出多漸敗其業嗚呼公可謂知利人不知利己者矣公會祖周公年五十未舉子一夕夢猿嘯歌

松溪文集

二十三

入室踰年而鳴岐公生鳴岐公生春元公春元公公之考也然則公之勤勤於山水見人所不能見與荆石半生竭力奔走巔崖間而時時道說不置口其皆有因乎公娶黃氏生二子長錫珍貢生次錫珽國學生孫六人萬頃爲學官弟子公歿於乾隆己巳年享年七十歲黃氏則先公二十八年卒乾隆癸未之冬荆石走告余曰吾得吉壤於葛塘原且協

吉卜將葬吾父母子其銘之余觀其色洋洋
意甚自得因思荆石篤厚喜讀聖賢書必不
盡惑於形家福利之說今茲所爲必能妥先
人體魄而能副其平昔愛親無已之志歟則
余雖不見公不能不銘銘曰

葛塘之陰山苞水襟松栢千尋既坎既深於
後如今考降無侵子姓如林旅拜高岑思祖
德音旣思德音竚立沉吟咸念孝心

松溪文集

二十四

鄭用牧曰叙次有別趣又能寫出人子安
安魄體之誠所以可貴

候補吏目喻君殯表

候補吏目喻君與予相謂爲甥又相謂昏姻
且生而同歲以故知愛最深乾隆三十六年
七月病卒後數月殯於某山之陽其子來乞
予文予乃哭而表之君諱佳字集美爲人沉
塞篤摯長於詩歌凡知交無不盡其懇款而
於予與畢仰純尤爲厚善焉憶予生二十七
年喪妻程氏時高堂踰艾弱子數齡君與畢

松溪文集

二十五

仰純程東溟來相聚處以抒哀戚而君爲主
辦程喪條次有禮又念子幼無母遂下達余
氏克獲賢能諸童稚以長以成皆君之力也
自是左右吾家敬慎精勤觀君之意有可以
益於予者罔不爲也而予於君百未有一焉
嗚呼予其有愧於君已君爲詩英敏俄頃間
可就百千言與畢仰純及予相處也必命酒
高歌連床歡笑或竟夜達明語喃喃不倦後